

名作賞析

“淡散” “清逸” 查士標

薛達衛*

摘要 查士標作為明朝遺民，在明清政權的更替中，既沒有參與反清復明鬥爭，亦無意在新政權中出入仕途，唯有在隱世避居的生活中，隨遇而安，弄筆度日，沉浸於書畫之中寄託自己的情感。在以書畫謀生之餘，他潛心研究傳統中國書畫，集前人之長，融為己用，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推動了新安畫派的壯大發展。

關鍵詞 查士標；新安畫派；應物象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泛棹圖》

查士標（1615—1698），字二瞻，號梅壑散人、梅壑、懶老，祖籍安徽休寧西門（今歙縣），後居江南名城揚州及南京。查氏乃明末生員、清初書畫大家，其書法師顏真卿、米芾，又及董其昌，行筆俊逸豪放且深邃；其畫則以倪瓚為師，上追宋元黃公望、吳鎮，用筆精煉，意境高曠，是明末清初新安畫派的“海陽四家”（即弘仁、查士標、孫逸，汪之瑞）之一。因家境殷實，查士標收藏了大量書籍、鼎彝和古人書畫真跡，名家大作見之甚多，故其畫法汲取各家精華，風格直逼宋元之精粹，是新安畫派中技法甚高甚精者。他的作品也較多，廣泛流傳於民間及海外。

明末清初的遺民畫家查士標出身名門望族、書香門第。他飽讀詩書，家族中如查應光、查維寅、查維鼎等人對詩、詞、書等的研究，也對他影響甚巨。查士標早年的思想和同時代的其他讀書人一樣，緊抱“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希望通過科舉進仕。然而，明朝政權被推翻，他的理想隨之破滅。面對政權的更替，查士標既沒有參與反清復明活動，也沒有像其他前朝遺民一樣，遁入空門去過“晨鐘暮鼓”的生活，他挈婦將雛離開安徽休寧，到南京、揚州僑居，走上了“隱居”“遁世”的道路。他在生活中隨心而行、隨遇而

安，雖不及倪瓚的灑脫隱逸，卻也是自在瀟灑。這種看似逍遙，實則無奈的經歷，極大地影響了查士標繪畫風格的形成，使得他將“風神懶散，氣韻荒寒”的文人畫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由於家境富裕，查士標初學繪畫時涉獵甚廣，可以接觸到到宋、元以來多位名家的真跡。他師法米芾、倪瓚、吳鎮和董其昌，上溯董源、李成、高克恭、黃公望、趙孟頫、王蒙。他師古、摹古而不“泥古”，主張“師古則是師其意不師其跡”，“為畫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應物象形要有活法，筆墨須求生動，有功無性，神韻不生，有性無功，神韻不實，兩者兼備，方出精神”。¹

這樣的精神生活和藝術見解，形成了查士標“淡散”“清逸”的繪畫風格。他的“淡”，是一種含蓄的散“淡”、溫潤的趣“淡”，可謂“風神散懶，氣韻清逸”，既有別於他崇拜的倪瓚清冷超脫之“淡”，也有別於其好友弘仁不食人間煙火般的曠寂之“淡”。

我們且看查士標這幅現藏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水墨紙本山水畫《泛棹圖》立軸（圖1）。它的尺寸為175.3×68.3厘米，右上角題跋錄米芾句：“砂步漫皆合，松門若抱桴。悠悠搖艇子，真似剡溪圖。”落款“士標”，鈐朱文“查士標印”及朱文“查二瞻”二枚印章，畫面未署有年款。整幅畫面是典型的一河兩岸構圖：畫面下部近處河岸緩坡，四棵松柳諸樹如

* 薛達衛，自由撰稿人，澳門藝文評論交流協會會長，澳門書法篆刻協會理事，資深藝術導賞員。

四君子聳立，紙面留白使湖面水流呈平緩狀，波平浪靜，淡墨疏描勾勒出坡岸的平緩輪廓，有倪瓚畫意；又用上米氏點苔斧皴，使凹凸陰陽呈現；雙鉤畫出老樹主幹直立向上，用重墨和輕墨寫出松針勁挺和垂柳依依。近岸處一翁閒靜遠觀坐於小舟之中，似在眺視湖中的甚麼。畫者在此處用淡墨擦出水痕，湖面波浪不興。近景層次分明，靜中帶動，好一派溫潤寧靜的水鄉情景，恰如查士標自己隨遇而安，弄筆遣日的心境。畫面上半部以淡墨勾出山形，不高的山峰向深處延伸，漸遠漸深、淡逸渺遠，而濃墨滋潤則點染出雜樹苔點。墨色深淺的差異，則顯露其繪畫風格中靈動的一面，也是查士標將董其昌書法中墨韻的清潤迷蒙移植在畫法中的一種體現。查士標的書法師承米芾、董其昌等，並溯二王及趙孟頫，其深得米、董二人書法神韻。他在《泛棹圖》題跋中書寫的米氏詩句，充分體現了米氏原作中自然流暢的氣勢和偃仰、轉折、頓挫的韻味，使得書法與畫法在作品中得以完美結合，令整個畫面共同反映出南方水岸的淡泊靈動。

查士標寫畫時的筆法運用多以“簡而不疏，清而秀潤”為特色，寥寥數筆卻有淋漓而無蕭瑟之感，這是有別於倪瓚、弘仁之處。其墨法運用則濃淡相融，時而濃墨用米氏點皴寫葉，時而淡墨橫筆勾枝；遠山用淡墨勾形，側鋒皴染陰陽向背，又用濃墨點出雜樹苔點。如此用筆用墨，就顯現出了查士標繪畫中舒雅灑逸、隨性靈動的個人風格。其畫作在揚州畫壇廣受歡迎，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就載有“家家畫軸查二瞻”句。²

窺一斑而知其全貌。透過這幅《浮棹圖》，我們得以領略作為新安畫派“四大家”之一的查士標的精湛畫技。他詩、詞、書、畫俱佳，卻又因明清政權更替而淡隱於世。他的書畫風格獨特，更以畫技精到且數量頗多而居“四大家”之首。更重要的是，他能師古而不拘泥於古，集眾家之長為己所用，將前人之精髓消化吐納並加以發揚傳承，令新安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添了一筆精緻色彩。



圖1. 查士標《浮棹圖》，水墨紙本，175.3×68.3厘米，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編號：69.242.7。（圖片來源：<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9130>）

註釋：

1. 參見[清]查士標：《種書堂遺稿》，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弘道種書堂刻本，合肥：安徽省博物館藏本。
2. [清]阿克當阿修，[清]姚文田等纂：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七十二《雜志二》，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第1430頁。